

《總有一種聲音直達心底》

今年的冬季似乎比往年的要寒冷，車上的廣播無情地報出下一站地點，機械的「人聲」義無反顧地溜入我的耳膜。我閉目養神許久，直到眼皮開始發緊，眉頭在不覺間深鎖，才自暴自棄地在某個不認識的車站下車。寒風呼嘯，行人縮着脖子埋頭快步走，凍得發白的兩瓣嘴唇不知在嘀咕著甚麼。我背著個笨重的背包，裏面卻只有一把殘舊的木結他，在節拍極快且有規律的綠燈聲與潮水般的人聲中穿插而過。

一直往前走了數個路口後，前方迎來一個死胡同。我停下腳步，突然就沒了方向，要去哪？去了又能做什麼？說起來，這是嬌生慣養的我第一次獨自離家，前往這麼遠的地方去，難不免會百般滋味在心頭。幾小時前，我跟父母說欲往音樂方面發展，父母尖銳的言論便馬上指向我，湧向我，令我惱羞成怒。一氣之下，便一股腦兒獨自來到了這裡。我原地愣著，惘然與委屈一下子困住了我，把我拋向無盡的黑暗深淵，短暫地與城市的喧囂隔絕。

「叮。」手機的消息提示音把我喚醒，我的眼睛驀地發亮，打開一看，便又沉了下去——那是一則無關痛癢的廣告訊息。我自嘲地拉了拉嘴角，往回走，繼續漫無目的地散步。長風從遠處旋轉舞動著吹過，吹動樹上的枝椏，枝葉發出一陣陣哀鳴。我把手插在外套口袋裏，在一家玩具店前駐步。

幾乎是同時間，一對母女從店裏推門而出，孩童一手抱著一把全新玩具結他，一手牽著母親的手，溫柔的女聲夾雜著孩童的「呵呵」笑聲，一派和樂融融。我看著眼前的場景，腦海深處的記憶浮現，與這景象光影交疊.....

「『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。』既然下定決心，就要堅持下去，知道了嗎？」玩具店門前，母親柳眉舒展，眼角含笑，牽著抱著一盒玩具結他的我，對我發下許諾。小孩總是天真的，那時我總妄想把玩具結他練好了，就能成為音樂家，於是使用力點頭，把這母女之間的承諾牢牢記緊。

一記便是十幾年。

直到那對母女沒了人影，直到一把熟悉的低沉嗓音從身後傳來，我才從回憶中抽出身子，瞪大眼轉過頭。一位陌生男人握著手機低聲談天，從眼前閃過，沒等我反應過來，就已沒入人海之中。我回過頭，聳拉著腦袋，周圍的人彷彿都在諷刺著自己的可笑，我三步併作兩步地跑著，強硬將一切聲音拋在腦後。

無奈影子跑得太慢，越不想聽見那些聲音，卻越是能清晰地聽見。我越奔越

快，越奔越快，只想脫離綠燈的催促，只想逃往一片靜謐的燈火闌珊處。華燈初上，氣力用盡的我氣喘吁吁，雙手撐著膝蓋，來到一片熟悉的海旁。

心中的相冊被翻起定格，虛幻的景象映入眼簾。海旁前，我撥動懷中的結他，柔和的旋律優美流暢，父親與我並肩而坐，彷彿世界只剩下泊泊泉水般的弦聲……

涼風習習，我找了張長椅坐下，翻出背包裏的那把木結他，輕輕摩挲著，用手袖草草擦乾眼角的淚。「找到了！找到了！」母親著急的叫喚聲由遠至近，我將信將疑地抬眼，意料之中，又似意料之外，母親趕不及顧她凌亂的髮絲，拖著老套的拖鞋向我撲來。在她身後的父親在幾步之外特意放慢腳步，卻藏不住眼睛閃爍的淚。責罵聲沒有如約而至，口水飛沫也沒有噴我一身，換來的只有一個溫暖的懷抱和一句熟稔的話語：「下定決心了嗎？那就堅持下去吧，堅持你的夢想。」我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終於久違地翻起漣漪，血液沸騰，心裏熱烘烘的。我抱緊母親，熱淚漣漣然。母親手指不經意劃過結他弦線，「登」的一聲，休止符久久不落下。它伴著風談論著我的夢，談論著父母對我刻骨的愛意，直達心底，心嚮往之。

風從遠處的天穹吹著哨子奔來，吹過浩瀚無垠的燈火，吹過鱗次櫛比的建築，順著巷，逆著人，輕輕落在我的身上。寒風依舊，我的心卻滾燙。我緊緊抓著母親的背，父親拖著步伐走向前，揉了揉我的頭。就憑這個動作，不久前的黑暗深淵便瞬間燃燒殆盡，化為灰燼。我望著父親，慚愧感湧上心頭，一縷思緒冒出。

解鈴還須繫鈴人，父母親的一句話，一個動作，就足以讓我鬱悶了一整天的心情倏然放晴。老一輩的思想總是守舊，覺得三餐比什麼都要來得重要，偏激的話語也不過是為了給子女一個安好的生活。沒有父母會希望自己的親生骨肉過得不快活，哪怕只是受那麼一丁點的委屈。「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。」他們只會無限地把他們認為最好的、最優質的生活送給子女，無聲奉獻，卻不求回報。

總有一種聲音直達心底——那是至親的聲音。